

記六

新淦岡南郊居記

宋

曾一



岡南在新淦之郊由縣而南橫兩溪間渡大小石梁距縣可二里自爲一區以水分畫也紹熙甲寅予自中秘黜官泝大江而歸先人之敝廬在吉水藹溪未至百里舟泊淦津親故規以築室乃之岡南左田澗右市路予攸樂之盡買其地高岡下田週遍延袤因歲有水潦之虞故求田者弗之睨亦不可以爲家也余鑿池就其汚畚土築其高位置畧定而水大至度不能升余之堂余

喜曰馮夷海若何至數懷襄也時將之郢室未及成居  
郢不三月復以與祠罷歸顧新築之室踰二十間望之  
歸然如郵亭驛舍人皆謂未可以居予自度終無力葺  
之使備上瓦傍壁僅蔽風雨予心安焉舍之東不可以  
田稍夷其畦塍樊以爲內圃躬自荷鋤藝種封殖三年  
水幸不至土腴弗波地墊而沃松竹杉桂相爲茂密其  
柯葉已可蔭桃李梅杏茶蘼海棠欣欣向榮其花實已  
可玩又東臨澗水並澗皆曠土牧野築堤絕之繚澗而  
南拓爲外圃水多折旋舊名九曲陂有泉出於岡之趾  
陂之澗旱乾霜涸陂水不竭於是乘塗泥廡葑藻回環  
曲折可以運舟余步自東登梅臺入海棠洞之雲岑玩東  
南諸峯眺牧野俯蓮灣還憩林屏以會於西徑經杏園  
登松臯晞朝陽之溫竚夕月之輝意得自適非饑與寢  
輒忘還也扣扉呼家人啟堂隅之戶可數十百步至於  
堂矣自堂而出西徑門之外道由芙蓉池上於桃川之  
石度小橋入釣壑泛野航於九曲之陂沂水雲鄉酌泉流  
夷猶鷗社舍舟而登月臺翱翔四顧余廬依映竹樹間  
環以農家十數茅屋有雞鳴犬吠無車馬之喧樵人孺

新治縣志 卷三  
牧相接攜杖徐行極目所到桑麻黍麥四時之景不同  
莫不與余心會而余年五十有八矣三黜而罪大上赦  
之弗誅弗竄得投老鄉縣又幸有此屋廬盡謝賓客屏  
書疏與老妻稚子從事於是間蓋亦不知歲月之度也  
人生墮宦海中其不爲木偶人蜉蝣者幾希老歸故園  
得以尋其兒時遊嬉漁釣之所豈非大幸余多兄弟者  
以口衆故先廬莫能容各謀別築方去國時意實在廬  
陵郡城中三度其地乃在淦也艤舟休舍而遂定焉莫  
之爲而爲之也嗟夫是邑改於隋越今六百年南岡一

區居人十倍疇昔而茲地若棄片瓦尺椽前無有焉鞠  
爲草樹之野蔬黍之場一旦屋廬而園林之自余始予  
之子若孫能嗣吾志是殆山川之神秘以啟曾氏否則  
如釋家者流姑俾予服開山之勤不患無嗣之者又安  
用自必以爲己有也地方一百六十畝小澗涇其間爲  
園者居五之一廢田以爲屋爲園爲池者又居其一澗  
水東注折而北流並澗而下其西仍爲田其東則外圃  
也凡憑其高倚其隈垂其涯而周流有趣可覽者十五  
六或當築而爲臺或當覆以爲屋力皆未及而位置具

在畧疏其名可也予欲歲辦一二初結小亭三間爲費已三萬去年又立四楹於桃川費亦如之而工未畢噫亦難矣因併述以屬後人 岡南牧夫三聘記

三聘在孝光寧朝臨利害遇事變史稱爲歲寒松柏可謂有君子之守矣其父子兄弟或出或處所與交遊如趙相汝愚文公朱子皆一代偉人其隸籍新淦也實光宗紹熙甲寅至理宗淳祐丁未其子宏正與修淦志其姪朝議大夫兵部侍郎宏迪復爲合君高公斯從書琴堂箴後周必大稱曾氏家門學業浸興浸盛而淦志未詳三聘所來由并不爲侍郎立傳茲從曾氏圖籍得忠節新淦岡南郊居記一篇蜀人劉光祖爲作墓碣一篇補編宏迪傳一篇合而觀之然後曾氏之原委始備宏迪墓在玉笥鄉之逆岡三聘墓在瑯中岡面沂江口中溪坪與明之水部郎張堯文克文助教叔鏗墓隔水相望

記

譙樓記

宋曾宏迪

縣樓所以藏制書且寓挈壺氏之職乾道三年令陳淡所建爲屋五間高若干尺前臨康莊拱以萬室規模甚偉歲久屋敝不足壯民之觀起吏胥之敬入公門者往往覆壓是懼顧財役之費累政因循弗敢議新令鄭如岡之始至也念斯樓具瞻所係非以華令實以尊縣也視陋忽傾是誰失職乃擗節羨贏息更築計斂財鳩工踰稔而後告備嘉泰元年夏五月北而新之民樂趨

而不病役越六月樓成增廣爲七間中三間高殺其兩  
傍四間闕敞華麗民社具壯陳令初置刻漏樓下浮箭  
多失所鑄鐵壺上隆下殺不足以撲水葛令至始更  
成之自記其事爲之銘紹定庚寅寇燬累政莫能復新  
令何光華下車亟用成之視昔加壯經始於淳祐乙巳  
落成實丙午也 隆慶志

慶元別墅記

元吳澄

新淦龔舜咨貽書云去家三十里許介新淦樂安之間  
有山形勢迴復山麓有湫四時不竭心樂其地營別墅  
焉將逸吾老於斯他日幸全天年而歸於斯也榜其屋  
曰慶源敢祈一言以療吾癖予素聞舜咨喜佳山水今  
慶源之額扁寧不謂人傑因於地靈而期子孫衍無窮  
之慶乎予言於龔之客鄒志宏可道目前儒或詆葬書  
本體骸得氣遺體受蔭之說蓋未之思也夫以慶之源  
於地爲非者非也以慶之源於地爲然者亦非也得地

於今延慶於後是慶不自天而可以人力致也然則慶  
果有源乎抑無源乎夫子言之矣積善之家必有餘慶  
善者慶之源也何也地之吉可遇不可求也其遇不遇  
由善之積不積爾鄒可道曰舜咨弱冠失父能亢其宗  
生業愈拓苟有一善輒稱父訓母早喪廬墓側展省孺  
慕叔父與其父同甘苦父既終奉叔父如父叔父亡又  
恭順其兄兄亡又扶植其孤就高祖葬處構追遠亭譜  
一族之昭穆其倫紀之篤有如此者接待四方賓友居  
不足以容則增創亭館暇日領客焚香啜茗共賞清勝  
觴咏相歡其交契之厚有如此者一造京師謁申朝諸  
公不干進而去識者高之其器識不歆外慕有如此者  
讀書爲詩句律穩妥辭翰俱優而猶以記未博語未文  
自歎其志趣不倦內修有如此者予謂可道所揚舜咨  
之善予所欲聞也今復舉善之一言指爲慶之源者善  
也者仁義禮智之根於心也舜咨嘗以心一倅其字心  
之一則固有之善具存而處已應物一一純乎天理之  
公畧無纖毫利己之私若其倫紀之篤交契之厚器識  
志趣之不羣固善中之一端也夫如是則心合乎天而

天之福之斯其爲慶之源也地之吉不待求而自遇其慶也非源於地之吉原於心之善也可道曰大哉言矣其可愜舜咨之所祈也遂書以遺之

草廬文集

山間明月樓記

元吳澄

龔舜咨居於新淦之遠郊志氣卓越嘗游京師將有命自天而登仕版矣一旦幡然而去別予於禁林曰吾欲歸玩栖碧山中之月予甚高之贈以詩末句有云浩歌歸去潭無事栖碧山前月上東舜咨既歸而予亦歸過客來言舜咨有樓扁曰山間明月予亦高之夫萬古常峙者山也萬古常明者月也蘇子指山間明月爲用不竭無盡藏是矣又謂月之盈虛其卒莫消長則不無疑焉月固無消長也而豈有盈虛也哉古今人率謂月盈虧蓋以人目之所覩者言而非月之體然也月之體如彈丸其週日也常明常明則常盈而無虧之時當其望也日在月之下而月之明向下是以下之人見其體之盈及其弦也日在月之側自下而觀者僅得見其明之半於是以弦之月爲半虧及其晦也日在月之上而月之明亦向上自下而觀者悉不見其明於是以月之晦

爲全虧倘能飛步大虛旁觀其側則弦之月如望乘凌  
倒景俯視於上則晦之月亦如望月之體常盈而人之  
目有所不見以目所不見而遂以爲月體之虧可乎知  
在天有常盈之月則知人之曰盈日虧皆就所見而言  
爾曾何損於月哉登樓玩月其有悟於斯乎若夫春之  
花月夏之竹月秋之桂月冬之梅月影淡香清興致無  
極足以快賞心足以供樂事如蘇子所謂用不竭此衆  
人之玩月者而已客喜予言書以予舜咨主與客試共  
登斯樓對酒浩歌而以予之言問諸月

草廬文集

祥符觀記

明梁寅

大江以南宮觀多由許旌陽而始新淦大中祥符觀之  
初建也按縣志旌陽以逐蛟至是郭景純從之指其地  
以爲真勝景因指居而煉丹後人乃建祠宇祀焉初曰  
大虛觀至唐改曰冲真宋真宗好道改元曰大中祥符  
遂賜額改冲真爲大中祥符觀有聖祖殿祀趙之始祖  
監司時巡歷朝謁他邑所無也徽宗宣和初嘗夢二道  
士立殿前問其姓名曰天上道士鄭化基地下道士何  
得一乃居祥符化基則其師也郡禮遣得一詣闕下授



以主管龍德大乙宮賜號冲妙大師丹林郎遷左衛監  
義時所置道官多仕於州縣者生事爲民害得一上言  
道家本以清淨無爲爲貴豈宜與州縣事請一切罷之  
道流之貴幸者不悅嗾言官攻之乃奪得一監義放歸  
建炎兵燹城邑爲墟而觀之臺殿巍然獨存時人以爲  
靈異淳熙間復撤而一新之此皆縣志所紀也元之世  
觀爲堂者二東曰潛真西曰仙會提點何瑩然劉季用  
以宣命住持劉端友常賚御香改祭大秀洞天其次陳  
南逸胡天德孫雪窻彭大同李愚溪前後相繼領觀事  
其人物之盛爲元門之重皆衆所推者至正壬辰兵燹  
觀宇悉燬徒衆亡逸惟邊君可亭年盛而操不移迨歲  
戊戌避地而歸始營葺以奉祀養弟子數人至是士庶  
推爲當代住持甲辰兵又燬羣侶寓居城堙我國家卽  
定江右之二年丙午州守禮致承天宮王君默淵來掌  
焚修洪武庚戌邊君再構宮室丙辰造建屋八楹辛酉  
以觀之事付其高弟弟子張鍊師子璋明年壬戌欽遇  
明延崇隆元教府州縣設官以統道流丙舉才德修者  
庸之王君乃辟臨江道紀而張鍊師膺淦道會之選趨

京領符印遂署司於觀焉癸亥邊君易置重屋爲元武  
殿于法堂之址張鍊師名重持棲霞子別號也卓然任  
興勦事冠裳捐貲助之其素行孚於時故能廣致鄉士  
君子之施與也作大殿樹三門蓋已復乎舊制而棲霞  
之築尤嘉其東額曰棲霞前禮部周文瞻氏篆也西立  
祠又請道紀無隱郭君榜其楹曰拱辰下闢二堂仍署  
以潛真仙會焉則爲廡爲閣必次第而成其觀額中書  
舍人詹孟舉書之臺名冲真邑令楊君子山書之半山  
亭扁曰丹林前翰林宋公景濂篆之山門題曰旌陽福  
地則嗣漢四十三代天師無爲君真人所題也觀在治  
西南峒右近大江左爲南津橋而秀水前繞殿之西廡  
旌陽故丹井尙存斯誠爲棲真之勝境也寅常觀天下  
之洞天福地固有定數而凡爲官觀者據山水佳處有  
名人魁士爲學元者所宗則其爲山也因人而若愈高  
其爲水也因人而若益深非大中祥符觀世以道德文  
學相爲承繼昭於前者啟其源繩於後者接其派茲山  
而謂之福地亦宜哉周徵士存誠于張鍊師厚善乃以  
李賢良文憲所述觀之首以屬寅爲記寅常以遊茲山

之未果爲慨歎今獲以文詞托不朽固所願幸遂爲紀其概且屬存誠爲書而刻石焉

石門稿

艾氏山堂記

梁寅

世之居山者常不自知山之樂譬之禽之翔於雲不知雲之高魚之藏於淵不知淵之深彼眾人者厭乎喧囂惡乎熱惱迺始羨禽之高翔魚之深處而君子者其避俗有道又異乎眾人故其居雖遠於山而其心未嘗不在於山是則真知山之樂者唯君子爲然也河南艾君若虛自少擢明經之科以其宦達之早而又厭乎巧宦也故當四海清寧羣賢彙進而退處於金川之野且名其居曰山堂其超然之志信異於人哉昔君之從政也以巴陵丞攝南昌錄事於艱步之秋勵匪躬之節庶務疲其神百憂撓其慮雖欲樂山之樂而可得耶今幸而逍遙散地有方來之逸無往者之勞一堂之中左右琴瑟以爲朋游古今載籍以爲儔侶而於坐之所觀行之所望玉笥諸峯森列環拱儼乎如參翼乎若臨朝光夕陰能悅於目雲容霞彩常愜夫心君之樂山之樂視彼山中之人有閒矣抑君之居斯堂也方將以春秋之經

日授之門生子姪而漠然無外慮吾又見其節之愈高而望之益重也昔孫明復以春秋振其教於泰山之下而名動縉紳之間君真其人哉余與君同校文江右君爲余言堂之所以作及歸之日爲之記於以著其樂又以見其樂之異於人也

石門文集

### 重修陶母墓記

明張九韶

陶母墓者自昔相傳爲晉大尉長沙桓公陶侃母湛氏之所葬也按淦志湛氏本縣人墓在縣之東北寰宇記亦載湛氏墓在新淦縣東北百步則今縣治東北慈訓坊有墓是也縣志又云南唐徐鍇嘗爲作記今其文不存宋慶歷中吳中復爲宰於此亦嘗序其事以爲墓舊有亭後廢唐大歷中有碑亦廢則是昔人固以墓爲真跡矣然臨江未治郡之先新淦屬廬陵治在今清江鎮之東南二十里有山曰紫淦淦水出其下縣之得名以此隋開皇間李子樂爲新淦令以縣去郡遠請於朝始遷今治所以墓之葬縣未遷或者又謂墓在新淦之舊縣則今清江鎮新興觀前江岸水嶺故址不存今不可得而攷矣姑卽今墓所在而言之是墓也當闔閩之間

直道衢之左其地縱廣可二尋有半舊有亭而無扇鋪  
且湫陋弗稱甚非所以安體魄也洪武乙未春嘉禾楊  
子山來宰是邑曾未期年庶事以理一日過墓所仰而  
眎之則棟宇傾頽瓦礫穿漏也俯而眎之則甃砌缺裂  
而蕪穢彙集也歸語同僚曰爲政之道當以樹教爲先  
務且以陶母之賢而葬於此宜後人有所企慕而興起  
焉者矣今其亭宇凜然而將壓可不及吾世而新之乎  
於是捐已貲購工聚材撤其舊而新之爲屋十楹護以  
欄檻級於石階又累甃增培其墓而牆其四周且加堊  
焉經始於庚午歲之八月壬申訖工於其年冬之甲子  
費不及民而民大和悅相與礱石以記其事而請文於  
余余謂陶母之賢其行實載於傳記者人皆得而知之  
也爲政者誠能以風化爲教人之急務使世之爲母者  
如湛氏之能教其子則國何患乎無人材之用而天下  
之事惡有不理哉然則是舉也其有關於世教不亦大  
乎請以是爲記

吾樂集

儒學地廡宇記

明胡儼

新淦縣儒學在治東南左右前後皆民居湫隘偪扼學

者病焉歷歲滋久因循苟且爲政者漫不加省而典教  
事者雖欲有爲顧力有不足者正統二年夏四月宣城  
張昇作令斯邑下車之初釋菜

廟庭徘徊周覽弗協於心退而詢謀慨然有克擴之意迺  
捐俸入及率邑人之好禮者各以資助遂購民之隙地  
以增益之櫺星之外縱八丈橫三丈有奇學之西南深  
廣八丈內建廳堂以爲廨宇學之東南廣四丈深五丈  
立文昌祠以處祀事改衢路以便往來樹坊表以彝瞻  
望一日興賢二日建禮復於射圃作君子亭於泮池置

石欄繚以周垣飾以丹堊規模壯文采新蓋擴隘陋而  
爲廣居脫凡近而爲高明邑之士君子得有依歸者莫  
不歌燕喜之詩而誦張昇之美也及贊襄以成其功者  
縣丞徐德銘與有力焉教諭達永定訓導鍾觀伯旣諸  
儒生感張昇之德以其事屬予族子來徵記夫爲令者  
莫不以簿書期會爲急務聽訟徵輸爲能事至於學校  
視爲具文比比焉殊不知學校之設所以育英才而爲  
出治之本教化風俗之所興其所繫豈細故哉能於此  
而盡心焉乃於張昇見之余故家金川自吾祖而上嘗

從先生長者考論德業於斯余承先世餘休竊祿於朝  
忝列賓師老而賦歸養疴江鄉瞻彼玉笥悠悠我思敢  
忘桑梓之敬慕乎故每當大比之秋輒翹士君子揭德  
振華袞然舉首爲鄉之榮者非一日矣諸君尙期精進  
磨礪切磋以敷英邁烈庶不負朝廷教育之恩師友麗  
澤之益張興之意而余亦與有光焉故爲之記

若思文抄

重建新淦縣儒學記

明周述

國朝有天下首建國學於京師制詔天下郡縣置學官  
之員選士英偉俊秀者以造就之誠欲得真才以興天  
下之治非若近代隆虛名已也今天下郡縣之學所以  
造就人才砥礪德業者其法蓋益嚴密故六七十年之  
間列聖之德澤涵濡深矣其英偉俊秀之士出爲公卿  
輔弼以政事文學顯明者皆興於學校豈偶然哉亦其  
教養有具素所學問然也新淦儒學在縣之東南歷唐  
宋元迄於今廢興移徙屢矣永樂丁未明倫堂火通判  
宋執教諭林術中書舍人干需捐己貲錢以爲之獨夫  
子廟弗稱少保金公歸而過之徘徊周覽謀欲改治知  
縣張禹與僚屬咸曰此吾等之職也乃盡撤其舊新之

病其隘購民近地廣之御史藩憲郡守佐先後至者給  
官之材木輒斲以足之富民謂學不可無相與出錢以  
助之訓導劉子欽實贊其成經始於宣德壬子正月吉  
日以宣德十年十月落成殿堂門廡講肄之齋休宿之  
館與師生廬舍廩庖湏罔有不備是歲冬復火臨江  
知府朱得與知縣張禹偕縣丞黃永大主簿嚴琦仍倣  
其舊爲之於是廢者以興撓者以直閎偉壯麗視昔有  
加張令樂學之成也偕學官弟子行釋奠退而揖讓燕  
享於其間去年春蒙恩歸鄉張令以書幣請爲記之予  
以爲賢才之成固有待於國家之教養而學之廢興則  
係乎令佐與師之賢否也令惟謹簿書刑法眎學校爲  
非所當急爲師者又多苟且其職非唯教之不至眎學  
之頹靡傾撓亦弗顧賢否可知也張令旣賢而師又賢  
士學問其中處有豐宇食有厚餼聖賢言語行事見於  
詩書者講明而力行之它日俾之履盛位膺重任皆足  
以勝之然後知學之建於賢才非小補也予故不辭記  
之使來世知張令爲政先於學校也

隆慶志

雍穆堂記

明金幼孜



淦邑城之南闔閭輻輳屋室鱗次遠蹄輪紛糅之區出  
塵埃喧囂之境而傅氏彥榮之居實在焉彥榮敦樸質  
儉克承其世慕賢尙德之心孜孜不怠而於世慮外物  
恆澹然無營二子長說次孟楫翹然家翠佳時吉日升  
堂展綬家慶父父子子兄弟弟弟怡愉椿桂並列  
花萼交映天倫和樂之美蓋可想焉是士大夫相與  
題其堂曰雍穆且來徵予言以記之嗟夫人之至親莫  
父子兄弟若也自世教衰民夷物則有不能得其正者  
多矣故借綴德色取箕諱語以至操戈同室鬪墻以構  
怨者比比如是於是家庭之內始失其和不相親睦不  
相遜順而大義遂乖君子不能不爲之一慨焉今傅氏  
父子兄弟藹然和洽不競不凌揖讓後先不愆不惡恩  
義之隆同氣之感迭應而交孚使其中油然皆有以念  
其天顯之真敦夫倫誼之重而無有一毫違拂之意於  
其間非底夫雍穆篤於民彝者能若是哉其視世之蠹  
倫敗禮乖恩悖義怠傲凌戾者不可同日而語矣雖然  
彥榮父子之美豈特著於其家將使其宗族鄉黨之爲  
父子兄弟者皆有以興於其行而成敦厚之風將見積

之之久和氣之盛薰蒸融液感孚浹洽發而爲駢頭之花連理之木以昭其應者又未可量也姑書此以俟是爲記 文靖集

東臯八景記

明金幼孜

道金川東下一舍許有地曰莒洲坡陀延袤大江之水交流其傍地宜竹樹棗麻森鬱蔽虧蒼然可愛而連山高陵遠近俯仰環乎汀岸之外者一舉目而盡得之誠天造地設負奇毓秀之與區故姓謝氏居焉謝故衣纓家有號碧潭居士者世家洲上數百年來子孫之盛甲於他族厥後碧潭之曾孫公煥復卜築於洲上數百年來因自號曰東臯今公煥之子仕禮益新而大之乃瞰江澗徹其舊觀構以層軒發抗爽而據幽勝蓋欲盡得夫山川之趣也於是指其景尤勝者命爲八題曰鳳谷棲雲曰鰲湖釣月曰東臯晨牧曰南岸春耕曰莒浦帆歸曰裏河魚躍曰松林巢鶴曰義渡橫舟縉紳大夫皆爲之歌詠間來京師丐予文以爲之記余謂天下山水之樂無窮而或地之所寓非奇勝之區景之所得乏雄偉之觀則其樂有不能盡者矣今仕禮所居有幽曠遼

負之美無塵俗喧囂之雜長汀遠渚映帶乎戶庭水光山色涵浸乎几席煙雲斂舒於朝暮蒼翠縮錯於上下以至菱荷蘭芷之紛敷魚鳥鳧鷖之游泳風帆雲檣之往來煙蓑雨笠之出沒凡可以供臨眺之樂者舉出於履舄之下然則東臯之勝所以著名於今日者誠得所遭矣柳子曰地雖勝得人焉而居之則山若增而高地若闢而廣以此觀之東臯非得吾仕禮爲之品題其能有聞於今日乎雖然東臯特隱居之勝耳若仕禮之出爲時用固將建功立事期於遠大而思所以爲山水之光若然則東臯之得名不徒爲今日之美將必爲斯文出色而同垂不朽矣姑爲記其槩以俟徵於他日焉

文

靖集

致敬堂記

明金幼孜

泝淦而西上游五十里爲象江其地夷曠水清而駛山遠而秀竹樹蔭門泉石在戶琴書列於几席衣冠集於家庭是爲吾蕭氏之居焉蕭故文獻大族自高曾以來以忠厚起家有若宗望德望雅望尤敦僕謹厚以長老稱宗望之孫曰迪恭兄弟五人俱瑰偉亢爽嘗悼其父

欽行甫弗待於養獨幸母夫人壽考康強思欲盡養以紓其愛日之誠乃築堂而名之曰致敬迪恭之弟迪哲以明經登進士第今給事戶科與予有嫻好間以其兄之意來請文爲記於乎五倫之厚孰有過於父母者乎今天下之事孰有大於敬親者乎人皆知有親而不知所以爲養矣而不知所以爲敬也是故衣服飲食必時必慎者非敬之存乎定省溫清弗違弗怠者非敬之著乎婉容愉色以盡其歡非敬以將之乎先意承顏以順其志非敬以達之乎扶持於出入之際不以傾刻而弗

恭周旋於杖屨之間不以毫髮而弗謹又非無時無而不致其敬者乎彼汲汲於口體之奉而日吾飲食之甘吾衣服之美也吾起處之適也吾無事而不悅無所往而不順也然求其能盡誠致敬而得夫事親之道者蓋寡矣於乎此吾迪恭兄弟所以拳拳於敬之一言者可謂得事親之要矣雖然敬親固大而敬身爲尤大是故孝子洞洞屬屬如執玉如奉盈不以跬步之間而弗致其謹者蓋恐貽親之辱而忝其所生也是故敬其親者而尤在於敬其身也未有能敬其身而不能敬其親

者也然則迪恭兄弟之於敬親固得矣其於敬身之道  
尙兼致其力焉是爲記

文靖集

友鶴軒記

明解縉

蘇子瞻作放鶴亭記謂山林遁世之士雖荒惑敗亂如  
酒猶足全其身而名後世南面之君雖清遠閒放如鶴  
好之則亡其國故隱居之樂雖南面之君未可與易也  
夫鶴之爲物固不爲非常可喜之觀如金珠犀象之可  
悅以邀世俗珍重然丹雘其頂潔其毛羽馴而善飛又  
能舉其翼高下起舞稱適人意雖世俗之徒鬪雞走狗

雄俠馳騁之暇或一見之亦未有不忻然者也然終無  
篤好而畜之者每思寄託於山林之野逸夫山林野逸  
之士豈誠斤斤焉營情於此哉彼陶潛嗜酒皇甫士安  
嗜書以至商山竹林之徒莫不名爲有所好是豈真有  
聲色臭味足以窮心志極嗜欲也哉寄情於物不拘於  
物也新淦黃君伯原自謂友鶴翁未及識其人觀諸君  
子所以稱道之者則其人固清真冲散不驚於外者非  
友鶴也有鶴者也莊周嘗稱莊丈人曰其鈞莫鈞非特  
其鈞有鈞者也吾故以云

解文毅公集

蕭公祠記

明曾鼎

天地化生萬物人爲最靈人而爲神又其人之最靈者也蓋山川扶輿清淑之氣所萃其生而爲人能積功累仁有以濟人澤物故其沒也神氣流行於天地間升降無窮變化莫測與山川嶽瀆相爲悠久靈應顯著有不能期而然者矣臨江新淦大洋洲蕭氏其先世居開封宋紹定中有日永康官至金紫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子蘭芳登咸淳進士任爲吉州刺史卒於官子伯軒遂擇新淦山水之勝而家於大洋洲不事家人生業惟以濟人澤物爲務晚有神識事皆前知其沒竟爲水府之神立廟於家元至大間封五湖顯應真人子叔祥復生而神異往往能擁護舟楫於江湖風浪之間至正五年封永寧神化普濟顯德舍人大祖高皇帝平定天下營建京都常遣官以牲醴論祭其次子天任亦生有靈異人有所叩無不前知永樂乙酉冬忽絕粒端坐越旬令廟祝楊文取一白石啖之卽坐而瞑目後鄉人商遊者往往於川蜀江淮間見之凡水旱疾疫有求皆應今江湖行舟者莫不仰戴之卽所謂英佑侯是也嗟夫生而

爲人沒而爲神其靈顯應赫非人之所能測意其神氣所在冥冥之中必有以受命於天帝以贊化而司水土故其功德顯著有不可掩如斯夫或曰神依人而靈故誠之所感神必應之今江湖風波之險舟楫傾摧在於頃刻叩之者未有不誠故神之顯應宜矣奕世彰靈湖海仰賴名揚水府廟祀無窮是不可以無紀故書其大槩於石併系之以詩曰紫淦之東山水雄扶輿磅礴氣所鍾迭生神人握化工積德累仁由厥躬濟人利物蘇疲癯禦災捍患祛蛇蟲障風息浪走蛟龍扶危拯溺顧

盼中神遊海上錫侯封萬古願祈皆感通三世顯化福

惠隆祀典千年香火崇吉慶綿綿子孫逢

隆慶志

長簿修建通津橋記

明 廖 莊

新淦長簿距大江里許有溪爲四方道路之衝其流甚駛正統間里人嘗成輿梁以濟之雨淋朽而漲漂不知其幾更矣天順壬午鄉之諸君子相與謀曰橋當邑孔道往來者多建以木易毀壘以石斯堅但經費頗大殊非獨力能支且董率不得其人則亦渙散無屬於是衆議以廖君孔蔓等爲首各出勸捐詣普安寺屬淨極上

人貯財總理而遠近樂施俱無吝色甫旬餘獲錢若干爰命石工相其形勢甃石兩旁立二墩以破水作三拱以便流自出水至轉拱處重叠相貫如環而固拱面皆砌以石如砥而平其長若干丈其廣若干尺經始於是歲之二月訖工於成化元年乙酉之十一月煥然飭然其堅樸可爲久遠計蓋自近村居民以及四方上下商賈宦遊者莫不樂斯橋之建而免於病涉也因題之曰通津而立石以紀其實郵書來京徵文於予予惟修橋梁以濟涉王政之大端也爲有司者尙鮮克舉今諸君子與上人獨能捐己貲厘己力而爲之是可謂能爲人所不能爲而足食報於天者嗟夫天之於人惠迪從通吉凶應如影響昔人有編竹爲橋以渡蟻者猶膺殿元之選况諸君子與上人發財聚石造橋濟人豈無所以獲天之報乎易曰積善之家必餘慶信不誣哉故凡有功斯橋者悉載其名於碑以垂不朽而並徵厥報之無窮也予素樂道人善遂喜而爲之記

昭忠集

湓峯山記

明游世盛

新淦縣治東去六十里太平鄉之湓山高聳天半衆峯



綿亘列爲十二曰浮邱九華三華少華若瑤簪玉筍屹於雲端上有觀曰玉華實浮邱起應教主冲應大虛王眞君誠應妙遠郭眞君之行祠也昔浮邱自西蜀來約王郭在淦之九華山爲會至而浮邱它適矣二仙跛山巔之石凝望而浮邱乘雲自崇仁華蓋山而至盤石遺蹤迄今顯然其絕頂兩峯類湓山之高一峯圓而大者南一峯尖而峻者北結壇於尖峯之上食宿居圓峯之下表以玉華縱橫步之不滿丈餘三面之險而削設像禮拜之外旁坐五六人自平陸之觀山行十里而面顧

峯巒秀峙者若蛟騰鳳舞飛動在目下視峭峻巖穴似熊蹲虎伏低昂相向控壓鄰郡之鎮雄據百里之尊天未曙而海日紅雨將興而嶺雲暗鶴來駕而喚風猿抱石而嘯月煙霧降祥則三仙坐圓光之中升自山麓止於簷端或時隱顯然觀無恆產往來祈福必有資焉元季兵燬羽士星散洪武戊申海宇混一道士鄒浩然掃瓦礫而草搊永樂中主觀事者鄒希衍偕其鄉好義之士鄒大瞻率衆施財購木重新礮石屬余以記余惟大江之東多名山其巍然高大者如玉筍之與閭皂皆列

仙所栖之境洞天福地莫不備載寰宇記中今觀玉華真境殆與二山偕勝不朽嘗聞三仙靈貺歲遇水旱疾疫每福茲土凡有所祈捷於影響故是宮之修非希衍之道行足以動人實大瞻諸好義者之樂施成此輪奐之功以崇仙祀於永久也故其名皆可聯書因爲之記

舊志

重修監軍祠記

明饒逢恩

淦水上游山勢蜿蜒周逕如城如郭相傳楊吳王爲監軍時築也距城數百武襟長江帶溪水震峯纍纍插天

外是爲王祠古殿靈光禱應如響王其陟降茲乎讀吳世家王之在位也鍾傳新得江西其克洪州設置使實景皇帝之三年是城也倘中和間拜行軍司馬掃平他寇而偶屯戍與據祠以監軍名而位號未加所由來可知矣往余登城覽勝有惇史爲余言殘唐之季流寇東掠淦民西渡避亂會王南征叩馬請命王爲築城俾聚族以居民於是畏壘祠之不然地未堪都城建而大起藩垣者何爲諒哉斯言可參實錄乃余竊有議焉淦學名宦遠自隋開皇始而王不在祀典嗚呼寬仁雅信類

光武豁達大度類漢高屏翰江淮不啻東南半壁矧唐祚旣湮羣雄稱制吳守藩臣禮凡一十三年仍天祐正朔淦人受安堵之賜宜題其祐曰唐行軍司馬登諸巖祀僅僅伏臘薦田夫一蘋淦人而忘瓊瑤之報乎里中有是祠猶禮之在野者丙辰夏波臣排廟闥入垣宇幾墟懼無以妥王之靈乃謀完葺規制稍增宏麗時稻有蟹竈有蛙五堡之人不憚時詘而子來趨事祠成記之王之英爽在天勲伐在史遺愛在民與淝淮淦水俱長奚事余言第築城顛末史不悉書恐後人不察王所以

惠淦之由并不識淦人祠王之意遂論次如左俾續者

史崇明祀者覽觀焉

監軍廟碑記

重修百丈峯雷壇記

明張徹

百丈山舊傳羽人王文卿修煉所也宋徽宗時旱召文卿禱雨有感賜號侍宸羽仙敕有司爲立雷壇始有祠相傳侍宸白日飛昇有巨石爲其畱跡元兵肆烈山盡赭而祠亦燬湖東周廉夫修之明洪武中火僅存湫屋三間饒子迪吳欽仁慨然以興修爲已任道者張廣風相與募化於是爲正祠以奉雷神李益都復搆三清宮

鄭宗魯建元帝殿曾希貫新五老庭規模宏敞煥乎一新而神之靈益著矣祠距縣十五里而自縣來者路亦平祠則於山之巔爲極峻宣德甲寅旱吏部侍郎趙新府通判俞廷輔縣典史嚴瓊躬親祈禱一雨三日予素慕茲山之靈異也於正統戊午春一登焉如在天上俯視衆山環拱羅立誠爲天造地設之境頂有秀石潤如玉色求嗣者叩之虔則有應後有靈湫稱爲龍居歲旱於茲請水禱誠則風雨隨至其尤異者每春夏間雷神若現至則屋瓦搖動夜有燈自半空下炯炯然輝映山谷極風雨不能掩久而隱予徘徊欲畱宿凜凜高寒不敢居焉饒子迪以勝游之恐難再也亦不可以無記請余文鐫諸石予惟雷之震驚百里鼓舞萬物助天之威令以長養功莫大焉惟神之靈故能護國安民寒暑節宣而雨暘時若靈之濯濯也顯於茲山廟食百世致四方之瞻謁禦災未然物無疵癘相樂於光天化日時和年豐之中是皆可書庶來者可考加誠敬而無怠焉

慶志

新淦讀書臺記

明王英

新淦百華寺之左其地隆然而高地志載晉陶公讀書於此後人名曰陶桓公讀書臺其前金水如帶其後玉山高峙左右則百丈皂閣諸峯環拱森列近臺有小池水清而味甘曰洗墨池覆之以亭水色黑則邑出賢者洪武間水黑都御史練公繼以少保金文靖諸公出焉士之有志者多講學於臺之上寺僧法曇構屋於旁以居之正統四年江西按察司副使石公出俸錢命法曇大其居後十年法曇之徒洪福與其邑士傅德修來請記晉史傳陶侃本鄱陽人後徙潯陽父仕吳爲揚武將

軍侃以范逵薦起家樅楊令累官至南蠻長史江夏太守率兵討蠻寇所向無敵尋以平反叛建立勲績加征南大將軍遷都督荆雍益梁等八州諸軍進侍中大尉封長沙郡公卒年七十有六諡曰桓侃雄毅有權畧剛果善斷決仁而尙信恭而有勇當時稱其機神明鑑似魏武忠順勤勞如孔明子十七人善繼其志侃之始終蓋如此或謂侃家潯陽然侃母墓又在新淦其時淦又屬潯陽且侃敷歷四十餘年往來於淦臺其所經遊也與宜其名久而不泯也嗚呼有功德者必有其名千載

而下人所尊仰若侃之功勲固足以垂名無窮矣况臺猶存乎臺之居可無也而石公拓大之欲士之學於茲者皆如侃之立功立名也乃爲之書石公名璞歷工部尙書

隆慶志

陶桓公祠記

明羅倫

大尉陶公諱侃字士行鄱陽人徙潯陽父丹吳楊武將軍母新淦湛氏侃少孤貧從寮辟仕至大尉爵長沙公卒年七十六葬國南二十里策謚曰桓公有大功於晉謙勤忠恪雄毅明敏在軍四十一歲戎事齊肅招徠以

禮懷遠以德屢當大寇所向克捷羣醜破滅自南陵至白帝城數千餘里道不拾遺蕪峻之役溫嶠推爲盟主子喪不臨竟趨石頭斬峻兄弟王室載寧峻將馮鐵殺公子瞻奔於石勒以爲戍將公告勒召而殺之勒高自標致比肩二劉操懿輩不顧也乃畏公如此魏晉之際浮虛成俗公深疾之常語人曰大禹聖人乃惜寸陰至於衆人當惜分陰豈可逸遊荒醉生無益於世死無聞於後老莊浮華非先王之法言不可行也故其所立耿耿一節始終不渝朝夕運甓竹頭木屑悉入掌舉束撻

莖柳不忘劬勞卓樹殊勛宏濟斯世功成身退欲遜位  
臥疾登舟去方鎮若脫屣非明知卓行能與於斯乎梅  
陶稱之曰機神明鑑似魏武忠順勤勞似孔明魏武用  
智傾漢又豈公之比哉公之忠誠凜秋霜而貫白日然  
觀晉史庾亮之傳應詹之書則疑其有跋扈之心溫嶠  
之舉毛寶之謀則見其有顧望之跡登天折翼彈血成  
文動可疑怪此中知所不屑而謂公有是事乎蓋行高  
致毀蘓峻之誅庾氏愧憾世總朝權秉史筆者從而誣  
成之耳東坡蘇公布衣吳楷澣咸辯其非紫陽朱子表

而出之然後公之大節俟後世而不惑也使公志行於  
永嘉則二帝必不至於北狩中原必不至於板蕩行於  
咸和則北可梟石勒西可平李雄不偏於江表矣奈何  
惠懷庸繆之主成帝削弱之質不足輔以有爲也公會  
孫潛方劉裕篡勢已成自以晉世宰輔之後恥屈身異  
代逃酒荆軻等作殆欲爲漢相孔明之事而無其資嗚  
呼分莫大於君臣行莫大於忠孝公之子孫無愧焉曾  
謂魏晉以降有斯人哉淦邑東有公讀書臺或少依外  
氏於此耳公母墓則好事者爲之也公父母墓葬潯陽

在都昌爲近之今憲使陳公文耀憲僉陳公粹之修臺  
叔室提學憲副夏公正夫名曰惜陰書院憲副洪公萬  
善設祠像公於中以公會孫靖節先生配焉將使後人  
之進而仕退而處景行先哲或庶乎斯道也其裨世教  
大矣令尹葛君先後承襲是亦非俗吏所能予故樂道  
之也葛君名真字存誠云 一峯文抄

儒學題名記

明王直

昔我大祖皇帝既定天下詔郡縣立學以經術造士設  
科取用萬世大平之業所由建也新淦臨江之望其山

水明秀風氣清淑賢達之士生其間皆奇偉好文建學  
設科以來出爲世用者相繼不絕其高才碩學足以修  
政事樹勲業發爲文章潤色鴻猷震耀後世皆由列聖  
大德光被天下是以萬邦黎獻共爲帝臣治效之盛比  
隆唐虞雖深仁厚澤所致而亦以得人爲助也自洪武  
甲子至今貢選者皆名顯身榮上之待用誠厚矣郡邑  
賢守令復有題其名以勵多士勸將來者亦鉅典也而  
新淦闕焉縣令李侯乃歷考其名刻之學宮虛其左以  
候來者侯愛土之意蓋欲著於不朽使爲士者皆歆動



奮發得以蒙上恩而行其所學由新淦一邑而達之無遠邇儒學之效彰徹天下不愧於科目之選其心志亦快矣昔晉范宣子自謂其世久而盛以爲不朽若魯叔豹之世祿非所謂不朽也其確乎不朽者立德立功立言立者表然示法於天下而不泯李侯之志在是與爲士者亦勉於是與然則題名於石不誠百世有耀哉侯名周字公溥海門人初爲御史求便養得新淦有仁愛及民而尤有志於學校於此可見相其志成其功者教諭朱亮訓導馮冀陳旅爲之記者資政大夫吏部尙書

泰和王直行儉也

舊志

惠政橋記

明周謙

吾淦治之南有溪焉舊有木橋跨其上橋當山溪之吻春夏暴濫壅不得洩橋輒就圯宋南康張君好古爲尹時築巨石涸溪坎沙疏爲三道壘臺成梁覆以屋東坡蘇氏見而異之題以惠政蓋自是橋無大患而民思張君之惠成化紀元大江以西歲被水害而是溪之溢若有鬼物憑陵其間者橋復大圯民益苦之明年令尹陽翔黎君僖簡命來治於茲邑惻然憫憂曰茲橋弗緝是

重吾民困也首捐已俸又儲蠲糧綱羨餘不經之費得  
緡錢若干而邑之耆民感君高誼募緣富室咸樂推資  
來助時維乙巳之秋君聚財鳩工令得以農隙從事於  
是民皆歡呼趨赴琢石掄材撤其舊而更新之甫兩冬  
而工告畢方黎君之始圖茲役也屬時多艱公無芥藏  
民方待哺多皆難之而君經畫有道卒以成功上屋下  
梁視舊益壯乃知立事惟人而今之人亦未必不古若  
也君以是歲滿秩得代當去僉謂不可無言以志其事  
唯古之君子勤恤民艱苟可利民無不爲者君以廣南

世胄起家科第慈祥豈弟洽於民心嘗宰增城去而民  
益思之茲來滄凡可以利民非特茲橋之修也新學宮  
繕城櫓事無大小罔不究心殫力用副民望然則吾滄  
之民向之所以思張君者安知他日不大爲吾黎君思  
哉昔東坡蘇氏有言仕不擇官而喜從事天下無足治  
者君行當大拜使持是心以往則其所以覆被民生者  
顧豈特一橋一邑之利哉余故弗辭而爲之記若是橋  
之廣袤尋引與其規制之詳則有故西溪劉先生之記  
文在茲不贅

東臯集

贈周金越味菜記

明孫仁

天下有清味人鮮能知之知之然後能好之好之然後能樂之樂之則淡而不厭愈覺其味也吾淦陽君子周君金越自蚤脫畧世味樂冲澹闢地一區構屋數椽種蔬繞環堵爲朝夕具因自號曰味菜閒嘗喜而歌曰幽幽白雲兮稱吾隱居吾得老圃之術兮種茹成畦吾烹而食之兮厥味亦腴彼滔滔聲利之間兮吾不知其何爲昔汪信民以爲人常咬得菜根則百事可作胡康侯聞之擊節歎賞予亦感其味菜之事聞其歌私竊慕其人而心許之因戲而詰之曰天下之可愛者多矣何獨至於菜焉周君曰八珍九鼎食前方丈吾非薄此而不愛非吾隱居者所宜也蔬食水飲自處節約吾非愛之而獨癖於此固吾隱居者所宜也吾安吾分吾樂吾真庸知其有他耶矧菜之爲味雖天下之至淡亦天下之至清也清則可常常則可久久則可愛自然與之相忘而不厭矣王猷愛竹嘗謂一日不可無此君吾謂一日不可無此味吾固味之吾固愛之初不知菜之悅於我而我之悅於菜也予聞其言果知其爲人自重許之因

斤金系志

默然而思慨然而歎曰首陽寂寞顏巷荒涼世不逮古  
遠矣天下哺糟啜醢冥心於富貴者環視皆然也而君  
獨抱冲守澹一筋青薺囂然自得如此是蓋知而好好  
而樂樂而不厭焉者其過於人不甚遠哉因爲之記使  
人皆知所以感慕興起悉効君之所爲則將變紛華爲  
節約之風矣願不爲世道之一助耶

春庵文抄

重修海雲關龍安寺碑記

明張元楨

龍安寺金川之古禪刹去縣治東可五里山勢蜿蜒江  
流屈折茂林修竹葱蘢蒼鬱煙霞迥出塵表稱爲海雲

關誌載唐玄宗之時遭漁陽鼙鼓之變京寺講僧飛錫  
至此拓地創始歷宋元豐僧處聰又爲修飭迨元季兵  
燹棟宇邱墟所存者元豐鑄鐘猶爲故物也我太祖高  
皇帝龍飛淮甸海宇一新僧竹軒於丙辰歲首建法堂  
七間丁卯其徒聞機繼剏大雄正殿倉屋庫房若干辛  
未又肖塑諸佛像洪武三十五年聞機之徒慧傳建法  
輪藏殿永樂乙未自覺建羅漢殿無量建三門正統己  
未中元建挹清樓甲子雲霄建前門悟智建千佛閣於  
殿之右悟性建得月樓於殿之左成化丙戌中元偕其

徒自鐘建客堂一所以爲賓禮之地而營繕苟完幡幢  
杳藹水木清輝鐘鼓樂其鏗鏘禽鳥演其梵唄殿宇其  
峻翔也樓閣其參差也像其金碧也上可以爲聖朝祝  
釐下可以爲民生造福之數僧者誠有功於法門增勝  
概於山川豈比安食坦坦者哉自鐘恐其久而泯滅特  
述寺之始末與其隆替倩檀越吳氏存義來徵余言而  
銘諸石遂爲之記而識以詞瞰江之東屹立一峯形勢  
起伏宛若虬龍自唐而宋寺隱於中元季兵燹邱墟遺  
蹤大明當天象教其隆有僧卓卓締搆爲功祝我皇圖

帝統無窮爰及方土百福攸同於億萬年永紹禪宗

東

白文抄

涂忠惠實記

改編奏疏類

明唐龍

巡按江西監察御史唐龍等謹題爲開讀事臣查得河  
南道監察御史涂正由進士授江陰縣知縣政績顯著  
宏治十八年朝覲吏部奏正天下治行第一特降敕褒  
獎擢授河南監察御史正德丁卯差巡長蘆鹽課劉瑾  
用事縱容牙爪中賣官鹽阻壞鹽法又差門下大監畢  
貞以取海蠶爲名擅立批驗衙門侵奪商利正執法禁

止暨正巡鹽將滿瑾豫令逆黨張冕沙復明轄要將該年餘鹽銀兩割送私家正弗從悉上於公帑瑾深啣之後復命俟於朝門適遇瑾又怪不行跪禮遂於差官本下捏寫武宗皇帝旨意著錦衣衛將涂正拏送鎮撫司打三十棍送刑部問罪該本部審正並無過失議復原職復捏旨意著錦衣衛將正拏去五門外著實打三十棍發肅州衛永遠克軍家小隨往遇赦不宥正傷重死於獄又令兵部行文原籍查收伊男涂朴起解補伍瑾敗始釋放寧家臣伏讀詔書內一款宏治十年五月十

八日以後正德十六年四月二十二日以前內外大小官員人等有因忠直諫諍及守正被害去任降調陞改克軍及言事忤旨自陳致仕養病等項各該衙門備查明白開具事情奏請定奪死忠者諭祭修墳蔭敘加贈欽此欽遵已經備行去後今據前因查訪相同爲照監察御史涂正守正被害屍不得殮生前之節固深足嘉死後之情尤深可痛伏望陛下查議事情是實照例修墳諭祭贈官各蔭一子入監讀書則闡幽之典舉而忠魂亦於是乎慰矣緣開讀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順

差舍人賚捧瀆題請旨

忠惠紀實

浩然堂記

明李夢陽

浩然而塞乎天地之間者氣也人孰無之然存之者寡焉其見也則係乎時時有幸有不幸也士有是氣嘗苦抑而不伸焉鼓之而使之伸則又係乎上之人焉雖然其幾微矣幾微則風神風神則颯颯溶溶被物而物不自知江西以忠義推士尙矣推者以文山疊山爲最文山之後則有練子寧黃子澄焉夫二人者其禍烈矣乃其後則又有劉公球鍾公同相繼而起此亦謂之風非

耶文皇帝嘗曰使練子寧等在朕固當用之嗚呼帝之德至矣豈欲鼓天下之氣而慮其有弗伸耶不然何聞其風者之興之勃也夫忠孝常變一也有不一者係乎時者也苟時矣卽不幸有幸也故曰其見也係乎時反是則人矣非氣之罪也知風之自與時偕行煥乎事業炳乎文章沛乎與天地流行嗚呼非斯人其孰當之哉此所謂浩然之氣也余至淦川顧瞻公故里旣令立之刊其遺文以布之又名其祠之後堂曰浩然堂

隆峒祀祠集

城頭文昌塔記

明曾同亨

繇庾嶺而北抵虔下流崇岡復嶺逶迤磅礴三百餘里至白下平衍宏厰居然一大觀矣又百里爲螺川吉安郡治在焉夷曠視白下爲最又百里爲同江則郡西北盡處也有山隆起橫峙江中爲一郡門戶以故吉郡賢才輩出民物殷阜甲於諸郡爲江以西一大都會自是而北爲峽江境形勝稍稍迫隘又六十里至新淦始復平夷似白下螺川無以甚異縣治之下流五里爲城頭山突起其側亦若吉之有同江諸山者蓋又一邑之門戶也故淦民風土習又獨甲於臨郡諸邑豈非扶輿清

淑之氣所鍾者然與先是城頭山崇建木塔其上歲久漸圯自是文運淩替閭閻日益凋耗識者咸知其故然卒未有倡議修復者嘉靖中平湖南溟陸公以郡別駕後先來署邑篆政通人和百廢具舉慨然念邑下流曠缺茲山實天所造設以拱衛一邑顧勢稍下增高障缺以全形勝是不可不亟圖因詢之士人行求廢塔舊址鳩工度地聚石平基經營方始而新令至得代去又四十年邑人士追思謂陸公所旌席吾淦者非一其所孜孜注念經營而未就者此一塔耳今祠公而不畢公之



志將奈何遂以請於今侯宛涇王君君曰此吾責也卽  
日捐橐中俸百金以付首事又請於郡首青崖高公續  
捐二十金助役而邑人朱侍御璉張郡守堯文劉少府  
正亨等相與協贊無間經始於甲午年冬十月越丁酉  
秋七月工成計崇十有一丈一切工料費凡爲金錢一  
千有奇自是中流聳秀四望增雄若金鼇之護地若玉  
笋之干霄巍乎一方之巨觀也已朱君爲予同籍致王  
侯之命屬余爲記夫澗瀍卜周升虛望楚形勝之繫重  
於都邑所從來久矣今攷滄邑百數十年之隆替與塔

之廢興其時不謀而值形家之說儒者烏得而盡謂之  
故興作之事莫難於得人尤莫難於得時往陸公甫計  
事而遽以代去是所謂得其人不得其時者蓋至於今  
而王侯始成之則人與時兩得之矣然距陸公經始之  
日五十年於茲何其難也事之成否遲速豈不有數存  
乎其間哉數之既至是傾否而泰之會也繼自今豈惟  
滄之民物殷阜科名騰起迥軼疇曩將真才輩出如練  
中丞金少保胡祭酒其人忠節勲猷褒然鳴世以答有  
司之勤可翹足待余故備次茲塔始末歲月以無忘兩

賢加惠淦人之意而因致望於邑之人士如此若夫江山之秀麗規制之宏偉異日者倘不憚跋涉百里登覽其上尙當爲諸君子賦之王侯名文燿宇叔舉萬歷壬辰進士蚤以文行世其家筮仕巖邑循政未易縷舉塔成邑人卽其左偏建陸公祠歲時報祀以無忘公之功德明年又建侯生祠於右偏與陸祠並峙以報侯成終之績侯不能拒也余因而并記之

泉湖山房集

知政橋記

明曾同亨

新淦治北一里許爲官道五達之衢故有棠公橋宋淳

熙間邑人聶棠所建時宋邑令鄭公棨題曰知政顧俗以爲棠公云者蓋棠誼至高當年稱之今不易也其橋每春夏漲至橫流激射齧堤衝石橋爲之圯嘉靖丙辰晉江黃侯嘗修之隆慶庚午烏程李侯再修之每不數年輒潰則蹄輪頓阻行者病涉及萬歷庚辰漳浦蔡侯至時邑人屯畱丞郭大儒以好義勤施聞蔡侯造而請焉乃獨舉而力修之修而圯圯而修者至再迨丙戌漲溢殊甚復大隕餘姚楊侯謂是必合公私物力共濟之乃可爰議勸貸於通邑之樂施者大儒視勸貸所入增

助之殫力以襄事奈衝流卒莫能捍戍戍復隕後乃咨  
之匠石及耆艾之曉暢者僉云橋之故處急湍所薄漸  
靡弛崩易耳必舍其舊址移置堅凝之地庶幾有基  
勿壞也於是告之曾侯侯是之乃舉址式相其地營度  
經紀劃然有緒時候以入覲行郡署邵公嗣竟其業明  
年侯覲回銳意考成而大儒率作有虔庀事鳩工無愒  
畧乃經始於三十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至三十九年  
五月初七日告成橋距原圮處若干尺廣若干尺袤若  
千尺父老習其事者具以告余余歎曰有是哉橋之竟

成也閱數百年而靡底績勤諸大夫而未必集功一旦  
觀成於曾侯侯之嘉惠於民不旣宏峻矣乎會有慷慨  
好義者賦事効績初終不替乃得堅決以規永圖甚矣  
肩任之勞也續終之毅也郭君可謂倡義宏施善成賢  
侯之德政矣君不恡施予好行其德所繕修邑里中者  
未易更僕數如鳳山余家圳相錯地土頗爲洪水剗割  
田廬邱壠浸不可支君捐金庀材築堤迂迴百餘丈瘠  
澇荒區遂成腴壤斯亦百世之利也余於橋成喜賢侯  
之有成勞而及郭君之好義遂援筆爲之記

通遠橋記

明吳潮

吾淦治西南一里許當官道之衝有橋古名通遠今俗爲小石橋南來一水東折百回曰九曲陂北滙爲桂湖乃橋上流所受也西會惠政橋一水合流而入於南河乃橋之下流所歸也在常時春夏之交雖贛水連天洪濤拍浪亦不能爲橋害惟山灣東出洋湖一水不循故道頃刻湧高尋丈奔騰澎湃雪噴雷吼直趨小石橋而出故一壞於成化再壞於宏治有礙經行甚矣當時有司恬不爲意惟苟且木橋而已雖有附近耆民勸助緡

錢兩修石橋畢竟工不合度終罔克濟故今年夏五月山蛟復出橋亦復壞無足怪者時適我府夏侯來署縣事因過予輒議橋事余恐超遷伊邇應以搭木亦便俟日歲久易朽何如石堅况王政一事有司急務謂非余之責乎卽日疏巡按御史沈公亟嘉其請遂命工修理躬自省視趨事者有如子來一灰一石措置有方一土一木區處得宜用之以盈財而不重其歛役之以暇餘而不妨其力經始於季夏落成於仲秋真偉績也昔趙清獻公鎮蜀重修萬里橋成命劉光祖爲記欲其進孔

明之勲業而并髣髴其行事潮亦欲以光祖之望清獻公者而望侯俾厥功名垂乎萬世媲美前修不徒子孫之食報已也侯名時中字寅之別號楚濱湖廣黃岡縣人判臨江府事

隆慶志

遷常盈倉記

明樂舜賓

淦之有南賑倉舊矣在治東南半里許然貯積大命而置之郭外一有警反以齎盜糧一慮也其地居民鮮少鈴柝不及往往爲募守者所蠹而庾人困支貲二慮也余方欲經始遷改而辛酉之秋果流寇數千抵淦據倉

攻城如余慮凡三日雖賴民力效死無缺然亦濱於危岌岌矣方是時堅壁清野向微倉儲寇將進退維谷何以逗留若是則此倉之改其容已乎乃以冬隙遍疏冗之搨衙後隙地改卸而新焉相地布厥一區凡九間左右各四十石有奇中爲廳事居官府廳前縱橫廣以衍以便出納播揚周繚以垣前門扁曰常盈其制宏嚴也簷堅禮亢飈迴日耀而固積無壅氣其尙儉樸也材璧取諸舊庾不煩民財力剔腐易脆垣廨固而烏鼠攸除其相方也因衙廨後墊之勢增土培阜連臺崇峙協堪

輿家之宜其便民而祛弊也溝衙後縈烽火不侵且夕  
鈴柝繹絡募守省而庾人罔滋弊此其大較矣其亦庶  
幾宜民之一端乎夫貯積如王制以三十年之通制國  
用雖有旱乾水溢民無菜色尙已降是如李裡常平分  
屬上中下以歛粟其法雖善然行之無治人亦恐滋怨  
譴於額外之征也今制承漢令民入粟贖罪備荒之法  
莫善於此典守者勾稽出納不慎則罪而况蓋藏失制  
創制不得其所也哉茲余所以懼也茲創也蓋不能追  
王制之善然以今之制救今之弊將使出納明而上不

艱於查覈局鑰慎而下不困於賒償賑發時而野不至  
於流亡又將使一或有警內焉有所恃而罔憂艱食外  
焉無所恃而罔敢侵軼茲固予今日改創之志而亦後  
來涖官之幸也故記

舊志

鼎建尊經閣記

明劉松

學校建尊經閣制也學校遍天下而尊經閣不槩見非  
制也忘本始者弗修急簿書者緩修畏勞費者忌修而  
泮藻不澤俎豆不飾又未聞以課吏焉故爲治急體要  
非隨時變化之士或罕觀之噫勢也亦意也新淦縣舊

無尊經閣隆慶二年郡理唐公舜欽視邑卜明倫堂後  
創建之然棟宇僅立弗葺弗備再歲不治當尋圯三年  
夏烏程李公頌令至茹潔懷芳節用愛人覩前政缺緒  
亟圖修之結重屋列門窻二進計十間周緣石垣翼翼  
殖殖與明制稱工始於五年十二月朔落成於六年正  
月望乃獨日率師生奉國朝頒布經書秘而藏焉閣之  
下塏爽洞達使諸生肄習其中一日因學博姚君翼徵  
松言紀諸石松拜手颺言曰皇明列聖稽古右文秩官  
育材表章六經敷錫之德意何隆盛也孔子曰畏天命

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夫大人莫尊於君父聖人莫大於  
六經六經之言皆發揮於天命引翼民彝之具也世師  
弟子知所以尊天卽知所以尊君父矣知所以尊君父  
卽知所以尊六經矣三代之學所以明人倫也君臣父  
子夫婦長幼朋友之道具在六經多士誦法先王躬行  
君子俾孝子忠臣貞儒善治相待而成所爲賢有司敬  
君愛士之報禮豈尠小哉按郡志載淦文獻世有哲人  
昭代在實錄者張大史之出處以道練中丞之忠節不  
羣胡司成之文行振世陳司寇之耿介絕俗諸餘嗣興

卷之三  
之士或彬彬焉有其文質蓋紫淦金川毓爲仁賢其陶  
鎔淬勵積漸章徹非偶然也詩曰執柯伐柯其則不遠  
淦之士惟視其武熟趨之爾矣侯爲政廉不刻物仁不  
惠奸守官不徇俗造士不先華諸更僕未易指陳松得  
風通於介紹故覩記特詳如此且將教世之學與仕者  
曰士君子欲爲堯舜之佐周孔之徒也察於三畏之旨  
斯可以語尊經矣侯名樂字彥和臨川別號隆慶二年  
進士敦五倫修三畏在任飭舊鼎新無限茲舉其焉  
蓋重且大者

隆慶志

